



有一种付出叫我愿意

■郗 艳

2019年，我们在海南和来自北京的王叔一家一起过春节。王叔是东北人，他的妻子是山西人。他们在山西生活多年后，又迁居北京。前几年，王叔的儿子儿媳离开北京来海南发展，他们又跟着来到了海南。

王叔也算是我老公在海南这边的同事。春节前夕，大家纷纷回家过年，我们和王叔一家子留守三亚，准备在这过年。我们住在单位宿舍，共用这里的厨房和洗手间。

每逢佳节倍思亲，何况中国最盛大的传统佳节——春节呢？我们这些流落在外的异乡人，大概都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孤独与失落。因此，我们和王叔他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王叔和阿姨都很热情，他们人多热闹，爱做很多菜，还有山西很筋道的扯面。面条煮好后，阿姨就叫我们一起来吃。有时候，我们出去玩回来晚了，阿姨还在锅里给我们留下了菜。她身上有着家长般的温情：“你们这么晚才回来，菜都凉了，我这就去给你们加加热！”

我们哪好意思又吃别人的还麻烦别人？就让她去休息，我们自己来加热。我跑他们那边掀开锅盖，乖乖，足有半锅菜。

寻找儿时的年味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不知不觉，年又来到我们身边。不过，好多人都说，现在过年，尽管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却越来越没有年味。我也觉得，现在过年，远没有儿时的年味浓厚。

儿时的年味，是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一直到大年三十的忙碌。所谓“二十三，炕锅边；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小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买酒；年三十，包饺子；大年初一，磕头作揖。”那时候家里穷，老早巴望着过年。过年，意味着穿新衣，戴新帽，挂红灯，放鞭炮；意味着白面馍，红枣糕，花生瓜子糖，猪肉炖粉条；意味着压岁钱，新书包，一天到晚乐陶陶……

那时候好像只有过年，才可以吃到白面馍红枣糕，才可以吃上几顿饺子，至于大鱼大肉，那是过年招待客人时才能随着客人吃上一片两片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时候的我，竟然那么馋，二十三炕锅盔时，我总是主动烧火，第一张锅盔炕出来，总是先跳过去抢着拿刀切一块热气腾腾的锅盔，心满意足地啃边继续烧火。跟着父母下粉条时，也总是围着大锅台团团转，大人们也有意下几根格外粗的粉条，开玩笑说这是

心墙在年味中坍塌

■刘俊玲

“儿子，大年初一回家看爷爷、奶奶、太奶奶，要有礼有节，让他们开心才对哟！”雪儿边收拾礼品，边叮嘱儿子。但较之动作麻利的刚才，这会儿她的动作明显有些缓慢，脸上虽然写满坚定，但从她时不时地小声叹息中，能让人明显地窥测到，此刻雪儿的心里正思潮腾涌，欲罢不能！于是，她干脆倚窗独坐，任凭自己在往事的深潭里浮沉！18岁那年，雪儿以青春的面孔、得体的衣着、妥帖的话语、良好的气质，赢得了数名青睐者。但传统思想的熏陶，让书香门第出生的她，选择了一位老实人家的男孩做了一辈子的靠山。很快，他们举行了订婚仪式，雪儿一人的车辆一溜烟地直驶到老实人家的房屋前。老实婆婆一见到雪儿，眉头一皱，硬是打破了别人1001的风俗，一边不情愿地给了个500元红包，一边嘟囔着：看看那个子恁低，也不知道能干啥？

内心还似一张素纱的雪儿，虽然稍有一快，但放眼一看老实人家那三间瓦房、一间配房，其余再无障碍！院墙、大门什么的该省的全省了！雪儿扑哧一声自嘲道：可能老实人家怕我们来时，开车不方便出入，专门弄了个这样鹤立鸡群的院落存在吧！

临近春节，在一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雪儿稀里糊涂地成了老实人家的新娘！初一，老实公公欣礼条预备走新

王叔和阿姨的热情，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他们那几天总念叨：“我们一起过年，到时候我们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吃什么……”他儿媳也说：“嫂子，到时候我做饭，你什么都不用管，要不就给我打下手……”在那个空旷的地方，我的俩孩子和她的俩孩子满地跑，各种游戏，玩得不亦乐乎。这种情景，大人自然也是喜欢的。但我老公都是慢热型，平时深居简出，都不喜欢应酬，因此，我们虽然和王叔、阿姨他们也聊得来，却不会如此这般和人亲热，如果天天混在一起麻烦他们，我们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于是，老公就把冰箱里准备过年的鱼啊虾啊的拿给他们，作为一种情感上的回报。

就在我们觉得自己不会热情待人时，海口总部那边又邀请老公带我们去过春节。我们决定去海口待几天，也让王叔他们空闲一下。

年三十上午，准备下午动身去海口，我告诉王叔后，他竟有点失望，说：“唉，本打算下午包饺子，一起过年的……”顿了一下，他又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还不确定，看情况吧。”王叔不再说什么，拖起水管去冲地面。

下午驱车直奔海口，我们在海口过了春节。大年初三下午又启程回三亚。到了住处时，天已经快黑了。透过

汽车的灯光，我们看到院子里跑着的孩子，王叔的儿子伸出双臂赶鸭子一样地将孩子们赶到了一边。

王叔一看到我们，开心地说：“快去吃火锅吧，我们已经吃过了，火锅也不嫌啥的，我们吃啥你们也吃啥！”

不过才分别两三天，却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他们一家子都热情地招呼我们赶紧去吃火锅。

来到厨房，火锅还没有收场，鸳鸯火锅里的红汤白汤还在冒着热气，桌上还有一盘盘未动的蔬菜和鲜嫩的羊肉卷，啤酒、健力宝、橙汁和可乐就摆在旁边，向饥肠辘辘的我们发出了诱人的召唤。

王叔跟着进来，笑呵呵地对我说：“火锅有辣的有不辣的，想吃哪种煮哪种？粉条已经泡好了，还有丸子，还有酒，我跟他讲好了，他帮你带孩子，你今天可以喝点酒！”

我说：“哪个辣？想吃点辣的，就不喝酒了。”我朝王叔笑。“那就不喝酒，估计汤锅里的辣椒不太辣了……”说着，王叔又抱来两个装着辣椒的瓶子，给我介绍：“这一瓶是辣椒，油不多；这一瓶有点油，我们自己做的，还行！”

我说：“哪个辣？就吃哪个！”王叔用勺子给我弄了自己做的油辣椒，放到了我的料碗里，说：“我觉得这个辣，我平时就吃这个。”“你也爱吃辣椒？”

起来一溜烟跑出去，买最诱人的冰糖葫芦吃或者永远都玩不厌倦的鞭炮去放。虽说攒下来的压岁钱到后来大都被大人哄过去缴学费买书包什么的，但刚发到手的那一刻，心里还是乐开了花。

这几年，老家的人们过年，无论是超市还是年集，从早到晚，满眼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接踵，拥挤不堪，高分贝音响里放着林子祥的《祝福你》或宋祖英的《好日子》，货架上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鞭炮春联，服装鞋帽……人们或手提，或肩扛，或用手推车，毫不吝惜地掏出口袋里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取这样那样的年货，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气。也有一些好事的，召集几个妇女小孩敲锣打鼓排练舞狮子划旱船的节目，或者一群妇女组织着跳广场舞。每次学校放假回到家里，饺子馅已经剁好，鸡块鱼块豆腐片炸了几大筐，花生瓜子核桃糖果也都堆满了一茶几。我问父母还缺啥？老父亲一句“啥都不缺，没事多回来看看”顿时让我鼻子发酸，心里这才明白：现在人们好像啥都不缺，缺的，是那浓浓的亲情味啊！

过年了，少玩会儿电脑手机，少斗两盘地主，少搓几圈麻将，回老家陪陪父母，让孩子多亲近亲近爷爷奶奶，让我们共同找回儿时的年味吧！

新年的黎明时分（外一首）

的混合，儿子俨然充当了调色剂！所幸的是，老实人慢慢觉悟了，倾才情与实干给家庭增添了一份蒸蒸日上暖。雪儿心里算是稍有慰藉！

一年夏天，老实公公急性胸膜炎住进了医院。老实人一身疲惫，满脸紧张，忙前忙后，实在累了就坐在老实公公的病床尾稍歇。雪儿震撼的同时，也顿悟了亲情不容挑战，于是她也影子似的紧随其后，实在累了，就一张报纸往地上一摊打会儿盹儿！

第二天，不明就里的室友病友都禁不住赞叹：老汉有福气呀！养活了这么一双好儿女。老实公公先是惊愕，后满脸歉意。家里也渐生春意！

再后来，雪儿又得一女！公公婆婆已白发苍苍，年近古稀，早没有了昔日与雪儿斗智斗勇的锐气，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对雪儿的依赖，那种情形就像小时候他们的儿子依赖他们一个样！

雪儿如释重负，恨恨地在心里蔑视：你们也会落到我的手里。但看到他们的老态，雪儿除了接纳、包容，再无旁逸斜出的怨气！咄咄嗒嗒，一阵抛珠滚玉！雪儿知道知道自己的心墙坍塌了，坚冰融成春水，在她脸上化成了小溪！

既然亲情割不断，何不换个新主题？

雪儿的思想彻底通了，心儿似泡开的新茶，丝丝缕缕地舒展开来！一声声的叮咛着儿子：给爷爷、奶奶、太奶奶年时要有礼有节，让他们开心哟！

“对呀，别看我是个病人，也爱吃辣椒呢。”

“谁说你是病人了，我看你很好啊！你不说，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王叔一听，更乐了：“对！”然后，他又怕我们的芝麻酱不够，一直在旁边张罗着，想再打点芝麻酱来，生怕我们吃不好。他对我们，大概像对他的孩子吧。

我和老公真觉得不好意思，连说太麻烦叔叔，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听我们这样说，王叔有点不高兴，似乎我们在嫌弃他的好意。但过一会儿，他又不放心地过来看我们能不能吃好。

看着他忙前忙后，感动的情绪像春天的青藤一样在心头蔓延。

后来，无论王叔和阿姨再怎么为我们忙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没有再说麻烦他、不好意思的话了。

王叔病过一场，做过手术，所以他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许，但凡到他身边的人，他都是以一种父亲般的胸怀来接纳、来爱护的。他喜欢和人聊天，我没有当他是病人，常常与他拉家常。老公平时少言寡语，但也和他聊。也许正是如此，他才对我们更好。

爱，从来都是互相的。王叔不喜欢我们回避他的热情，让我突然悟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有一种付出，就叫我愿意。

这是一种很琐碎、很家常的爱，但情真意切。

新春的黎明时分（外一首）

■鲁锁印

腊月走了，雪花便结束了
对梅花的慰问

屏幕播放着歌舞
许多人
在黑夜里欢腾
鸟儿不谱世事
按时归巢
在寒冬里
做温暖的梦

天空迷茫了许久
启明星悄悄升起
用惺忪的眼睛
寻找，泪水中
泛着青晕的花枝
将一缕曙光
将完成
它祈盼已久的初吻

初四小雪

日子像一首
降B大调交响
在犹豫不决中
走向明快
雪花

踏着舒缓的舞步而来

把树的花簇与天使相遇
他们热烈相拥亲吻
渲染着爱情的浪漫和甜蜜

欣喜纷飞的白色精灵
憧憬着未来的美好
时而低头看着自己的步履
躲避积雪和车辆制造的坎坷

就这样敲开生活的大门
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一路上既要小心翼翼
也要充满自信和向往

年夜饭（外一首）

■马 文

鱼虾盆里笑
喜酒杯中飘
往来人影摇
红包微信摇
啊，亲情
浓缩在饭里
欢乐
浓缩在酒里
一顿年夜饭
浓缩着满满的幸福

乡愁之歌

乡愁之歌
响起在
异乡的思念里
匆匆的脚步里
母亲的目光里
团聚的拥抱里
幸福的泪水里
香香的年夜饭里
这一曲
焉能不唱

带着母亲去旅游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洛阳龙门石窟的大佛看上去實在是壮观，真是很不错！”只有小学文化的二娘，想不到自己晚年还能被大女儿带着去洛阳旅游。一趟旅游回来，以前几乎没有出过村子的她兴奋得满面红光，逢人就说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

看到二娘的兴奋劲儿，仿佛年轻了好几岁，越活越有劲，让人禁不住感慨万千。前些年，二娘家里三个孩子，两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每年姐弟三人的学费和生活费加在一起要好几万，在农村靠种地养猪的二娘和二伯天天起早贪黑地忙，可还是难以供养家里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二娘借了好多钱。那些年，每到过年，他们连年货都买不齐全，更别提去风景区旅游了，那简直就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现在好了，三个孩子陆陆续续大学毕业，分别在上海、杭州找到了好工作，三个孩子很争气也非常孝顺，经常往家里寄钱。二娘和二伯身体也很硬朗，俩人在家除了种地，还在空

回娘家

■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

正月初二这天，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而且要与丈夫同行，我们这说是“走娘家”，有的地方则称为“迎婿日”或者“姑爷节”。

说起这个民俗，与明太祖朱元璋及马皇后教育子女有关。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其四女儿安庆公主下嫁欧阳伦。安庆公主的婆家比较贫寒，不如其他姐妹的婆家富裕，除夕夜，姐妹们都回夫婿家过年了，唯有安庆公主嫌婆家寒酸，非要在宫中与父皇和母后一起过年。

但马皇后历来对子女管教严格，劝说安庆公主：“为人妻，要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媳妇要和公婆、丈夫热热闹闹过年。”正月初一这天，明太祖看见安庆公主与驸马来给他们拜年。朱元璋问她：“你给公婆拜年了吗？”安庆公主漠然一笑，答道：“还没有。”

朱元璋大发雷霆：“皇帝是人，普通百姓也是人，先去给你公婆拜年，老老实实地在家侍奉他们一天，明天再来给我们拜年。”朱元璋说着回书房写了一副对联递给女儿，让她回去琢磨，接着便将他们撵了出去。

安庆公主回去打开一看对联是：羊跪乳，媳敬婆。横批：天经地义。于是，正月初二回娘家的习俗便

掬花过好年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在古代，春节讲究“岁朝清供”，以求来年红红火火，衣食无忧。岁朝即一岁之始，大年初一；清供最早指佛像前的插花，后泛指家中案头的花果供奉。汪曾祺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一幅古画，画中一位老者手捧瓦罐，瓦罐内插一枝梅花，正欲往案几上放，如同把原野的春天提前搬进了家里，画中题跋“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奶奶在世时，每到春节都要插梅供奉祖先和神明。大年初一，奶奶将事先备好的梅枝取出，插瓶置于堂屋正中央的长桌上，花枝有两束，分摆在香炉两边，嘴里念念有词，虔诚地向祖先和神明叩拜。花是新花，屋是旧屋，强烈的视觉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镌刻出永恒的印象。

古代文人皆爱梅花，更视插梅为人生雅事。杨万里有诗云：“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为怜寂寞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插梅讲究器具，幼时梅花易寻，器具难找。村头窑北有成片的野红梅，枝干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花小而饱，色如胭脂，香欺兰蕙，年前折几枝，春节过年的酒瓶、罐头瓶洗净灌清水，将梅插入瓶中。放在案几上，放在床头，水养三五日，看枝干上的花苞缓缓绽放，梅香缕缕，弥散着新春的气息。除夕之夜，晓窗独坐，阵阵爆竹声中，“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余时间打点零工，现在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了！用老家人的话说就是：这一家子五个人全都是挣钱的，没有一个是花钱的。赶上了“人口红利期”的二娘一家，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般节节高，早年欠下的债务也全都还清，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

“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父母用心付出，做子女的也应该给予爱的回报。趁父母亲身体还很健康，儿女用带他们旅游的方式好好地尽孝心，这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妈，今年我开着自己的车带您去了洛阳，明年过年我还带您出去旅游，咱们再去北京转一圈，您说行不？”大女儿问。

“好，争取把全国各地的景点都逛一遍，趁着身子骨硬朗，好好饱饱眼福。”二娘脸上笑开了花。

这个吉祥团圆的春节，二娘过得多么幸福呀！

回娘家

延续了下來。初二回娘家，其实也是答谢父母养育之恩、回报老人家风雨艰辛的一种方式。

父母健在时的大年初二，我匆匆的脚步总是在赶往回娘家的路上。如今，父母已驾鹤西去，每年的正月初二，我是多么渴望再一次踏上回娘家的那条路呀！可是，那条路，已经随着父母远去的身影渐渐模糊起来。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不变的是情，正月初二回娘家的习俗，传承下来的是一种孝道精神，无论多么辛苦，都难掩人们对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敬爱。

回想起父母健在的时候，到了正月初二这一天，我们姐妹几个不约而同地相聚在娘家。如果哪个姐妹没到场，母亲就开始念叨。为了不让母亲失望并得到母亲开心，我们就用电话再三催促，再忙也得来娘家聚一聚。当时我没有真正理解透母亲的心思，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母亲是借我们回娘家的机会，让姐妹之间、母女之间的情意更加亲密起来。平时，我们都在为生活而忙碌，唯有赶回娘家小聚片刻，去体验那份亲情，那份孝道。

正月初二这一天，隐藏着一场场的亲情狂欢，让人忘却了一年中所有奔赴的累、漂泊的苦，无论再遥远的距离，都阻挡不住亲情相聚的脚步。

掬花过好年

“花瓶插红梅，素盘养水仙。”这是古人的岁朝清供。春节期间，除了折梅插瓶，养水仙亦是雅事，水仙与兰、菊、菖蒲并称“花草四雅”，又与梅、茶花、迎春花并列“雪中四友”，别号“凌波仙子”——天仙不行地，且借水为名。明朝袁中郎《瓶史》直言水仙“神骨清绝，儿女之象玉清也”。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亦坦言：“水仙一花，予之命也。”

水仙好养也难养，俗话说“会者不难”，会养的人能把水仙养得矮壮，花开得也生机好看，可偏偏我就养不好水仙，徒长的枝叶完全就是一盆蒜苗的即视感，在细长的茎上抽出一三两小花儿，虽美感不足，但花香仍馥郁袅袅，香气在迎春的鞭炮声里缭绕，在左邻右舍互道“过年好”的祝福声中氤氲。年岁艰辛，那些水仙花儿，金盏银台，缕缕花香为陋室添芳华，“穷家无所有，聊赠一缕香”。这是我记忆中，春节期间一抹难以忘怀的灵动。

年前，朋友送了我几颗水仙花的种球，据说用矿泉水供养能养出好花，我精心安放在素盘里，果不其然，不几日，已有花苞抽出。我欣喜地看着它们，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时，这些花儿如期开在枝头。在除夕之夜，我摘下一朵花儿，让风吹起它，将花香流进岁月的深处，掬花好过年，掬花过好年……

新的一年，定会花开满枝，繁花似锦……